

214-4X  
HXEU CYIHTRE

新 著  
國 語 發 音 學

汪 怡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Phonetics

By

Y. A. W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教育部審定

# 國語教學法講義

一冊定價四角

這書是江都劉儒先生在江蘇國語講習所及商務印書館國語講習所擔任國語教學法的時候編輯的，隨講隨即修改，又經黎錦熙先生校正。教育部審定批詞，有：「將國音字體，詞類，語法等分章條述教法，各舉實例證明，淺顯適用，師範生和小學教員看了，都有益處，」等語。這書實在使小學教員和師範生在教授上得到不少的幫助！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181)

Modern Series  
**New Chinese Phonetic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回)新(著)國語發音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汪 怡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序

現在頭腦清楚的人們都知道國語和國音有普及的必要了，所以國語和國音應該普及底理論，從今以後可以無須再說了。

可是要使國語和國音普及，非有適宜的工具不可。工具最主要的有二種：一是留聲機片，二是課本。留聲機片，已經有趙元任先生說的和王蕪山先生說的兩種，它們都是兼有國音和國語的，在現在都很適用。國語底課本很多，不但近年來國語文學（廣義的，不限於純文藝）底作品中有許多文辭優美的都可以算做適用的底國語課本，就是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這幾部最有文學價值的舊小說也可以算做適用的國語底課本。獨有國音底課本，適用的可以說一部也沒有。雖然我們走過書舖子底門口，常常瞧見它們底玻璃窗裏面排着些“國音什麼”之類，但是這些書大抵不是誤謬便是簡略，不懂國音的人買去看了，不是承誤襲謬，便是依舊茫然。只有高承元先生底國音學是很有價值的一部書，但這部書却不適於做課本之用。黎劭西先生底國語學講義和國語講壇中都有講到國音的地方，但也是失之於簡略，而且多半是就注音字母底沿革說的（黎先生自己也是這樣說）。因此，我敢說，適用的國音底課本，今日以前還未曾有。

現在汪一庵先生將他編的國語發音學給我看，要我做一篇

序。我把全書 235 頁從頭至尾子子細細地讀了一遍，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覺得這是一部很適用的國音底課本。

1920年四月，國語統一籌備會辦第一屆的國語講習所，汪先生擔任講授國音，這部書便是他那時編的講義。三年以來，會中又續辦了第二、三、四屆的國語講習所，仍舊是汪先生擔任講授國音，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師範學校中底國音科也是汪先生擔任講授的，汪先生又曾經在天津、上海、杭州等處講演國音，用的都是這部課本。這三年之中，他積了許多實際的知識和教授底經驗，對於這部課本，每用一次，必定大大地修改一次。我拿了也現在這部定本和1920年四月他編的初稿對勘，幾乎看不出是一個人底著作了。這可以證明汪先生很富於“實事求是”的精神。因為他有這點精神，所以書中說理、舉例都是很精當、很詳備的。據我看來，他這書不但是是一部很適用於講授的國音課本，簡直是一部很適用於自修的國音課本。我想，富於理解力的人們很可以(而且應該)一面精研汪先生底書中所述的很精密的音理，一面細聽趙先生底國語留聲片中所說的很圓熟的聲音和語言。要是能够這樣學，則國音必定可以“無師自通”；要是用這樣底方法研究國音的人們漸漸加多，則國音普及這件事便有絕大的希望了。

汪先生自己說，“關於發音學上，究應怎樣分析，怎樣綜合，怎樣比較，自非按章分節，詳列圖表，逐加講演不可”(p1.0)。

他底全書中處處都能實行他自己這一句話的。他講發音機關，講聲母和韻母底類別，講五聲，講音調，都能够詳細的分析、綜合、比較，得其至當，這些犖犖大端，是有目共見的，無須我來多說廢話。我現在單舉大家容易忽略或不甚留意的五點以證這書底精詳適用（隨手舉來，不盡不備，這是要預先聲明的）：

(ㄅ) 審音底精細。如說尸和口非同類，口音當爲ɔ<sup>1</sup> (p.65)；ㄐ、ㄑ底前一音不是e而是較e略前的e<sup>r</sup> (p.75)；ㄌ底前一音應比<sup>o</sup>音再靠後些 (p.149)。

(ㄆ) 嚴辨聲母底名稱和它底本音 (p.39, 又187, 別處也常常說及)。這一點自然是很淺近的。但這種淺近的道理，一般人竟不知道，甚至自己教授音韻的人也有好多不知道的。我試舉兩例：(1) 我曾經拼我底故鄉浙江湖州底話，“我”爲“兀”，“你”爲“ㄋ”，“沒有”爲“ㄏㄨㄛ”，許多人不知道是p、n、mte，都誤以爲是ne、ne、metə，杭州人稱“沒有”則是“metə”，那就該拼爲“ㄏㄨㄛ”），(2) 我拼 Tolstoy 爲“ㄊㄛㄌㄨㄛㄌㄊㄛ”，有人說，“你拼錯了，這字底前一音是‘託爾’，不是‘託勒’”。照此看來，聲母底名稱和它底本音的區別，實在非嚴辨不可了。

(ㄇ) 對於三拼各音中底ㄌ、ㄡ、ㄣ屬上與屬下底問題，以結合韻母有併韻和同化底理由，主張應該屬下 (pp.191—192)。

(ㄏ) 對於ㄐ、ㄑ、ㄒ、ㄒ與“ㄌ”各韻母拼合時中間底“ㄌ”可省否底問題，以省了則韻母之音要改變底理由，主張不可省“ㄌ”

(pp194—5)。

(万) 哪些聲韻在國音中永遠不會相拼的，把它們賅括起來，爲系統的敘述 (pp. 205—206)。

此外還有非常重要、非常有用、是現在學國音的人們萬不可不注意的二點：

(ㄉ) 論音變——詳說有許多字不必(或不可)拘泥國音字典底注音 (pp. 244 - 270)。

(ㄊ) 說明國音字典中所載舊“母、等、聲、韻”和所謂“華某音”等不可誤認爲現在適用的讀音；又所謂“俗讀”“今讀”“會讀”、“或讀”等則當認爲現在適用的讀音 (pp. 298—304)。

以上是把汪先生這書中精要的幾點提它出來奉告讀這書的先生們。

\*         \*         \*         \*         \*         \*

以下是把我對於國音上兩個問題的意見借這兒寫它出來與汪先生和讀這書的先生們商榷：

(1) “子、此、死”諸音底韻母，“支、馳、時、日”諸音底韻母，儿韻母，汪先生根據 Henry Sweet 之說定爲“聲化韻母” (pp. 152—157)。這個主張與高承元先生相同 (高說見國音學 pp. 58--71)；惟高先生以爲“死”等底韻母是  $i\check{\jmath}$ ，“時”等底是  $\check{o}\check{\jmath}$ ，而汪先生則以爲這兩類可以併合爲一，用  $i\check{\jmath}$  注音字母則作  $i\check{\jmath}$ )

去表示它。我以前的主張也與兩先生相同（“死”等和“時”等，我以為精密些固應分爲二類，粗畧些儘可合爲一類）。但我近來看了 Bernhard Karlgren 底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論到“死”等和“時”等底韻母與它脣底圓唇的韻母（原書 pp. 294—297；此節現在已由徐旭生先生譯出，登在北京大學底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pp. 499—503，題爲對於“死”“時”“主”“書”諸字內韻母之研究），覺得他底主張更有道理。他認這些都是獨立的韻母。他底大意是這樣：當讀 z 聲母的時候，若將前舌葉與上牙床間底通路略略放寬，使彼此不起摩擦底作用，便是“死”等底韻母；當讀 ʒ 聲母的時候，若將後舌葉與上牙床後部間底通路略略放寬，使彼此不起摩擦底作用，便是“時”等底韻母。這兩類韻母各有平唇和圓唇兩種讀法：“死”等和“時”等都是平唇；方音中有讀“主”等爲“死”等之圓唇的，有讀“書”等爲“時”等之圓唇。

Karlgren 的對於這兩類韻母的表示，有三個方法：

(甲)給這四個音造四個新韻母。

(乙)“死”等底韻母和“時”等底韻母，都借用它底帶音的摩擦聲母來表示。（圓唇的他沒有提起，大概是因爲沒有這種帶音的摩擦聲母的緣故。

(丙)把“死”等和“時”等兩個平唇音併合爲一，把“主”等和“書”等兩個圓唇音併合爲一，各用一個固有的韻母

表示它。

照 Karlgren 底理論，我們可以稱“死”等底韻母爲“前舌葉韻母”，稱“時”等底韻母爲“後舌葉韻母”。聲和韻底分別，本在气流在口腔中受阻與否；那麼“死”等諸字和“時”等諸字底音底後半气流並不受阻，當然與 ㄨ、ㄨ、ㄨ 等性質相同，應該認爲韻母無疑。我們以前被三角形底韻母圖所困，以爲舌前部之前一定沒有韻母，於是對於這兩個舌葉韻母便沒法處置，只好認爲聲化韻母了。認爲聲化韻母固然也講得通，但我想似乎不如直認爲舌葉韻母更爲妥當。歐洲語言中，此等舌葉韻母頗爲少見（這也是 Karlgren 說的），所以他們講韻母只到舌前爲止。中國既有舌葉韻母，則講國音便應該特立這兩類舌葉韻母。（有些人以爲“死”等和“時”等諸字底音中只有聲母、沒有韻母，這是全不懂無音聲母和有音聲母底區別，全不懂聲母底名稱和它底本音底區別，謬誤顯然，不待駁斥。）

我們對於稱兩類舌葉韻母表示，很可以採用 Karlgren 底方法；但 Karlgren 底字母現在還未能完全採用。

Karlgren 底甲法，固然最爲精密。但他研究中國韻音學是特造一套字母來表示的。他底字母與萬國發音學字母相像而不盡相同。若要用它，非全部採用不可。這一層現在暫時還辦不到。我們現在只能用萬國發音學字母做精密的國音音標。萬國發音學字母中沒有舌葉韻母，那麼我們便不能完全採用 Karl-



gren 底甲法了。我以為最好採用他底乙法而稍稍改變，用萬國發音學字母底舌葉帶音的摩擦聲母而加上符號，作為舌葉韻母；用注音字母時也採用此法。至於 Karlgren 底丙法，在粗略表示時也有用處，但此法可專用於注音字母，若用萬國發音學字母表示則不必採用此法。現在把 Karlgren 底字母和我私擬的字母列表如下：

韻母底部位		舉字 為例	Karlgrén			我私擬的		
			甲	乙	丙	萬	注精	注粗
平唇 韻母	前舌葉	死	ɹ	ʒ	β	ʒ <sup>ʔ</sup>	ʒ <sup>ʔ</sup>	ɹ <sup>ʔ</sup>
	後舌葉	時	ʒ	ʒ		ʒ <sup>ʔ</sup>	ʒ <sup>ʔ</sup>	
圓唇 韻母	前舌葉	主	ʒ	-	ü	ʒ <sup>ʔ</sup>	ʒ <sup>ʔ</sup>	ɹ <sup>ʔ</sup>
	後舌葉	書	ʒ	-		ʒ <sup>ʔ</sup>	ʒ <sup>ʔ</sup>	

用下降符號“ʔ”以表示讀時比讀 z、ʒ 等聲母舌葉要下降些。舌葉下降，自然不起摩擦底作用了。

“ɹ”是圓唇符號。

“注粗”用外出符號“ʔ”以表示讀時比讀 ɹ、ɹ 等韻母還要外出些。ɹ、ɹ 是舌前韻母，比 ɹ、ɹ 外出，自然是舌葉韻母了。

“萬”與“注精”對於圓唇的兩個韻母，用上兩個或三個符號，未免太麻煩。好在這兩個音為國音所不用，偶然要表示方音，麻煩些也不要緊。

“死”等和“時”等底韵母若認爲舌葉韵母，則儿母大可認爲舌尖韵母了。趙元任先生說，“這是  $\theta$  音同時加捲舌作用的音，也就是  $\iota$  音下降的音  $\iota\tau$ ”（國語審音調查報告）。我對於趙先生這句語，很以後半句爲然而以前半句爲不然。我又以爲這前半句和後半句底義意是不同的，前半句說的是聲化韵母（ $\theta$  韵受  $\iota$  聲化），後半句說的是舌尖韵母；趙先生把它們拼爲一談，似乎有些不對。儿母諸字在切韵和中原音韵都歸入舊日母，隋、唐以前底古音則歸入舊泥母（此吾師章太炎先生所考明，先生撰有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一篇，見國故論衡卷上，浙江圖書館木刻本，第 31—33 張）。這類音底古今變遷之迹是很明瞭的，最初爲舌尖鼻聲之  $n$ ，後來轉變，走了三條路，一條稍稍內進，變入後舌葉，一條更進，變入舌前，一條仍在舌尖。變入後舌葉的，其初當爲後舌葉底鼻聲（Karlgren 作  $\eta$ ）；再變而爲鼻聲兼摩擦聲（Karlgren 作  $\eta\zeta$ ，按  $\zeta$  卽  $ʒ$ ），Karlgren 考明切韵之日母當讀此音，三變而爲摩擦聲  $ʒ$ ），中原音韵之日母當讀此音，今官話區域中讀口母字作此音的很多。變入舌前的，其初爲鼻聲（ $p$ ），今蘇州等處還讀“人”爲  $pin$ ，“日”爲  $pic$ ；再變而爲摩擦聲（ $j$ ），如湖南讀“人”爲  $jɪn$ ，廣東讀“日”爲  $jat$ 。仍在舌尖的，其初由鼻聲變爲摩擦聲（ $\iota$ ），今南京讀口母字多作此音；再變而舌尖下降，與硬口蓋離開，不起摩擦底作用，遂成爲舌尖韵母（ $\iota\tau$ ），現在大多數的區域讀舊日母中“兒、爾、二”諸

字多作此音，國音也是如此。讀 3 的後來又變了兩條路：一條變人前舌葉，仍爲摩擦聲 (z)，今江、浙等處讀“入”爲 zən，“日”爲 zə；一條與舌尖結合，成爲後舌葉與舌尖底混合音，亦仍爲摩擦聲 (ʒ<sup>1</sup>)，今北京讀口母字多作此音，國音從之。

現在把上面底話括爲一表如下：

$$n \begin{cases} \dot{n} \rightarrow \dot{n}' \dot{Z} \rightarrow (\dot{Z} = 3) \\ \dot{n} \rightarrow j \\ \dot{n} \rightarrow \dot{n}' \dot{Z} \end{cases} \begin{cases} z \\ ʒ^1 \end{cases}$$

照此看來，儿母是由舌尖聲母變爲舌尖韻母，在變遷底系統上可以證明它與音 ə 無涉，不能說它是“ə”音同時加捲舌作用的音”。所以我主張用萬國發音學字母表示國音之儿韻，應寫作 ɿ̣ (儿聲則寫作 ɿ)，不寫作 ə、ə<sup>1</sup>、eɿ 等。至於製造“國語羅馬字”，則儿韻儘可拚作 er。

趙先生那篇文中又說，“儿音在中國各處有 α、v、u、ɣ、ɿ、ə<sup>1</sup>、ɿ̣ 等讀法”。爲什麼這音有如此底紛歧呢？我以爲這都是因爲要把舌尖讀得比 ɿ 下降，不觸及硬口蓋，而成爲舌尖韻母，讀得不好而致紛歧的。原來把舌尖空空地向上，很難得到“剛剛恰好”的地位。有的恐怕舌尖太向上了不免要觸及口蓋而變爲聲母，於是或把嘴張大些，便變爲 α、v 等韻了；或把舌後部抬高些，便變爲 u、ɣ 等韻了；或把舌尖部用力些，便變爲 ə<sup>1</sup> 韻了。有的注重舌尖要向上，於是或把舌尖升得太高，便變爲 ɿ 聽了；

或把舌尖略略向外，不作上捲之勢，便變爲 $\text{ɿ}$ 韻了。由趙先生這句話研究，不但可以證明 $\text{儿}$ 音非由 $\text{ə}$ 來，且可因此看出種種紛歧都是由於這舌尖空空地向上很難得到剛剛恰好的地位。即以國音而論，兩個舌葉韻母讀爲 $\text{zɿ}$ 和 $\text{ʒɿ}$ ，而這舌尖韻母則讀 $\text{ɿ}$ 還嫌不夠，非讀 $\text{ɿ}$ 不可，也可證明讀這音的人生怕這舌尖升得稍高便不免要變爲聲母之 $\text{ɿ}$ ，故竭力把它下降而讀成 $\text{ɿ}$ 了。

所以我對於這門問題的結論是這樣：

	尖	前 葉	後 葉
上升元音		$\text{zɿ}(\text{ㄗ'ɿ})$	$\text{ʒɿ}(\text{ㄗ'ɿ})$
半升元音	$\text{ɿ}(\text{儿})$		

(2) 國音應該注意聲調，聲調應該以北京底爲標準，近來汪先生和黎劭西、黎錦暉、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諸先生都是這樣主張，我現在也是這樣主張。(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自相反對。“昔日之我”認爲國音底聲調不必統一，儘可隨地讀之；而且進一層更認爲國音不必要聲調，儘可亂讀。曾經略用此意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中提過一個議案〔高著國音學 pp. 121—124摘引〕；又給高承元先生底國音學做序，也略略說過這個意思〔序二 pp. 6—8〕。可是從1923年夏天以來，我底見解根本改變了。關於這一點，我有好多的話要說，但不

能在這篇序裏刺刺不休，當另撰文發表。以下只用我現在的見解來說關於入聲的問題）。我主張用北京底聲調要完全用它底，就是只有陰、陽、賞、去聲，萬不可添上一個入聲。

說到這裏，先要“把入聲底古今變遷”這個問題交代明白。入聲之名，起於齊、梁之際，隋陸詞（字法言）撰切韻承用之。這種入聲，用現代底名詞來說明它，便是“附破裂聲的韻”。切韻底入聲共分三系：a. 附雙唇破裂聲 p, b. 附舌尖破裂聲 t, c. 附舌後破裂聲 k（本書 p. 215 略有說及）；現在廣東、福建還完全保存這種入聲。後來變遷把這三系併爲一系，所附破裂聲由外而內，一律用聲門破裂聲？；現在揚子江下流底入聲就是如此。入聲由三系變爲一系，由極外的雙唇阻等等變爲極內的聲門阻，看這個現象，可以證明它是由明晰而變爲模糊，由發達而漸就漸滅。因爲如此，所以元朝底北京音便把它完全消滅，而明、清以來底“官音”除極少數的區域外也把它完全消滅了。它本是附破裂聲的聲韻，所以廣韻（就切韻而增廣的韻書）把它配在附鼻聲的韻之下。鼻聲長，所以附鼻聲的韻分爲平、賞、去三聲；破裂聲短，所以附破裂聲的韻只有一個入聲。廣韻附鼻聲的韻有雙唇 m、舌尖 n、舌後 ŋ 三系，附破裂聲的韻也有雙唇 p、舌尖 t、舌後 k 三系，所以把 p 配 m、t 配 n、k 配 ŋ，真所謂“剛剛恰好”。到了三系併爲一系，便不能如此相配了；但附？的却還是附破裂聲的韻。到了連？也消滅了，從前附破裂聲的韻

中之字便全個兒變成單韻和複韻了。所以元周德清撰中原音韻，對於舊入聲底字，與廣韻恰好相反：即是廣韻底單韻和複韻都沒有入聲，而中原音韻把舊入聲字都列在單韻和複韻之中；廣韻底附鼻聲的韻都有入聲，而中原音韻底附鼻聲的韻沒有一個舊入聲底字。這樣完全相反，驟看似覺奇怪，若知道入聲底古今變遷，便可恍然大悟了。入聲底古今變遷既是如此，那麼，現在底國習，不但採用北京底聲調不應該有入聲，就是採用“官音”底聲調也不應該有入聲了。

我說“官音”除極少數的區域外都沒有入聲，一定有人要懷疑，一定還有人認為只有北京音是沒有入聲的。關於這一點，我還得要申說幾句：“官音”是怎樣的來歷呢？原來它便是元朝底北京音底變相，元朝底北京音，靠了當時新創的平民的文學——雜劇——底勢力，普及得很廣而且很快，到了明初，政府所撰“一代官書”的洪武正韻便不能不以元朝底“私家著述”的中原音韻為藍本了（中原音韻作於1324年，洪武正韻作於1325年）。但中原音韻是完全沒有入聲的，對於舊入聲字的處置是與廣韻完全相反的。多數的區域實際上雖然已經用了這樣底音，可是社會上能夠客觀的研究實際現象的明白人是很少的；自己底嘴分明已經“變古”了，但發為議論，還要“是古非今”，並且還要強說自己是“守古不變”的，這樣底人，現在還是很多，明初當然比現在更多了。洪武正韻究竟是“一代官書”，雖實際上不能

不用中原音韻，而表面上却還得要披上一張廣韻底舊皮，所以仍列入聲，並且入聲底配法還是一仍廣韻底舊貫。既列入聲，自然這些入聲字底讀音不能照中原音韻那樣分讀爲陰、陽、賞、去了。但實在是用了元朝底北京音，若竟添上廣韻底入聲三系，這樣“童牛角馬”式的音又是萬萬調和不來的，自然只好採用江、浙等處底入聲了（即附？聲的韻）。用了這個模糊不清的入聲，一面既可含糊算做附聲的韻底入聲，一面又可含糊算做單韻和複韻底入聲；對於廣韻和中原音韻兩種系統絕不相同的音都可以勉強對付過去了。此外又略略改了些中原音韻底字音以便敷衍南方人。這便是所謂“官音”的來歷。這種官音，現在底南京音最可以做代表，浙江、安徽等處底官音也差不多。可是除了江蘇、浙江、安徽等處，其他底官音區域都是沒有入聲的，北部始終保持它底陰、陽、賞、去四聲之舊。西南如四川、廣西等處讀舊入聲字，雖不像北部那樣分讀爲陰、陽、賞、去，却是一律讀爲陽聲（有人說，四川讀入聲和讀陽聲有些不同，即使如此，他所謂入聲既絕非附？聲的韻，也絕非短促之音，入聲底意味一些也沒有，只好說是另一個聲調，不能再稱爲入聲）。此外底官音區域雖有所謂五聲、六聲等等，總之都沒有像江、浙間那樣的入聲。所以都是沒有入聲。五百多年以來所謂“官音”大多數的區域都是沒有入聲的，所以我說，“國音就是採用官音底聲調也不應該有入聲”。

若有人問我：“你不是說官音起原於洪武正韻嗎？洪武正韻既有入聲，那麼，現在出自官音的國音何妨沿洪武正韻之舊，也把入聲添上呢？雖說這有入聲的官音按區域論是少數，但這也無妨以多從少啊！”我說：這到成了問題了。國音若要入聲，只好採用江、浙間底入聲。（汪、趙二先生都主張國音底入聲應該讀成短的陰聲：汪先生說，“入聲照着陰平而短促其音”（p. 214）；趙先生說，“入聲和陰聲音高一樣，就是時間只有牠一半或三分之一那麼長”（國音新詩韻）p. 2）。我對於二先生這個主張，要說一句很不敬的話：這是杜撰的入聲，全無根據的。國音中憑空添上這樣一個入聲，實在有類於吳稚暉先生說的“鑿孔栽鬚”的辦法！但若採用江、浙間底入聲，有許多入聲字底注音立刻就要發生問題。因為江、浙間讀入聲字，遇到上升元音，都非改為半升元音或上升兼半升元音不可，如——

質(出)讀出ㄝ，	尺(彳)讀彳ㄝ，
式(尸)讀尸ㄝ，	日(日)讀日ㄝ，
一(丨)讀丨ㄝ，	屋(ㄨ)讀ㄨㄝ，
育(ㄩ)讀丨ㄝ，	鬱(ㄩ)讀ㄩㄝ。

江、浙間讀這些入聲字，除了我底故鄉湖州以外，大都沒有能讀上升元音的，要是必須在國音中添上這種入聲，就非改音讀不可。但是這樣一改，恐怕大多數的官音區域都要起來反對了。（凡上升元音底字，若把它讀得短促或輕微，往往不能保持它



原來上升底地位，北京讀輕聲底字就是這樣：如“的”〔ㄉ | 〕變爲“ㄉㄝ”或“ㄉㄛ”；“呢”〔ㄋ | 〕變爲“ㄋㄝ”或“ㄋㄛ”；“哩”〔ㄌ | 〕變爲“ㄌ | ㄝ”〔咧〕都是）。

但這還是就採用官音而言，若我們研究近年來傳播國語的實際狀況，我要打開窗子說亮話，這五年以來傳播的國語實在就是北京話。那所謂“國音、國語以普通官音、普通官話爲標準而不是北音音、北京話”這句話，不過是一句好看的門面話，正與洪武正韻分明用了中原音韻爲藍本而表面上偏要做得毫不相干的似的一樣。尤其相像者，洪武正韻中添上一個入聲，現在也添上一個入聲，洪武正韻改了些中原音韻底字音，現在也改了些北京底字音，真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了。但聲音底規定雖先後相同，而傳播的情形則古今大異。洪武正韻之唯一的用處，不過是做試帖詩押韻時不許違背罷了，至於說話、讀書之音，那時當然是絕對的放任，許可大家自由的。現在底國音却不然了，做詩押韻倒可以自由，做文章便非語體文不可，而說話、讀書尤其要干涉，固然並不禁止說方言，可是必須於方言之外會說國語。所以洪武正韻底音無妨不倫不類，“童牛角馬”而現在底國音國語則必須流麗自然才行。所謂“普通官音”也者，老實說便是“藍青音”。這不但是一種矯拂不自然的東西，而且它底自身便是最不統一的。矯拂不自然且不管，不統一當然不行，然則只好在紛歧的狀態之中甲方取幾分之幾，乙方取幾